

## 菊花着了色的月光

□孔祥秋

秋日，菊事繁荣，从田野沟壑到窗前案头，无声无息地盛开来。

菊花不如果实那样动人心，不如红叶那样惹人眼。可果实与红叶，总之是一种到达，是一个休止符，是落幕前的欢喜，是会让人产生一种掩卷而思的味道的。对于北方的我们来说，意味着剩下的一个季节，要独自寻找热闹了。而菊花的开，恰恰让我们渐起板结的情绪，得以润泽、慰藉。

见过春天无边的绚烂，亲历过夏日浩渺的蓬勃，见证了秋季欢天喜地的收获，诸花之中，菊花是少有的冷静，面对世界的纷扰，是如此沉得住气，都恨不得分身忙碌于世俗之中，菊花却置身于外，不言不语。尺志寸心，深藏灵魂，不谋生前利，不留身后名。

菊花是有远意的，让人不好亲近，在堂也好，在野也罢，独放的大花，簇开的小朵，都坚守草本的本质，不张扬，不傲骄，安安静静静地守着日子，却又从不沾染烟火气，独自禅坐与修行，是画轴中的佳人，是书香中的女子。

有一年去省城，正好遇到了菊花展，无数的菊花拥挤在一起，果然是非万紫千红才可以形容。川流不息的人群，在这花丛中涌动着、喧闹着，弄出了山呼海啸的气势。菊花，我是喜欢的，但那时我只在展会的外面看了一眼，就抽身离开了。

菊花不是这样赏的，怎么可以如此热闹？

菊花是没有争奇斗艳的心的，牡丹可以。牡丹，越喧嚣越惊艳，那是有豪情壮志的花朵，是有争王争霸雄心的，怀有一统春色的宏图，藏有图谋山河的大志。可这又如何呢，天下还是百花的天下。浓浓淡淡的香，深深浅浅的艳，从春初到夏初，此起彼伏。菊花呢，不争不抢，不霸凌，不欺诈，不展旌旗，不掌印玺，悄悄地，秋天就是它的秋天了。人心，宜静，不宜猛。

逢秋才开，菊是安静的。即使是一簇菊花在田野里开，在难得的秋日大朵大朵的阳光里，也会安静地像一个拾棉花的乡间小姑娘，兀自眼前身边，自我而安详，没有了世界。这让我

想起我家姐姐，那时，小小的她背着小小的我，不卑不亢地走在秋天清寒的旷野里，手中握着一束野菊花。姐姐就如这野菊花，经过露寒，经过霜冷，如今，她的几个儿女在南南北北的大城市里，都已经事业有成。当年，只知道家门口到地头有多远的她，现在却是可以“纵横山河”了。

世间，自以为懂菊的人不少，想那唐朝的黄巢，那句“我花开后百花杀”，似乎是道出了时令的一种现象，但刀剑气太重，怎么读，也与菊花的本性格格不入。菊以黄为胜，与有才的黄巢好像有种契合，但他太过张扬，最终败走荒野。菊花，多温和，怎么会成为他战无不胜的黄金甲呢。

最懂菊花的，菊花最懂的，自然还是陶渊明。他以菊为画，以菊为茶，以菊为餐，不折腰于五斗米粉，不苟且于三两俸银，从身心到灵魂，都归于菊花。于是，他在九月里成“神”。后世诸多所谓的隐士，都没有抵达这样形神兼备的境界，以菊为茶的有，以菊为餐的却不曾耳闻。若真有谁去撕菊花瓣而食，怕也是会被嘲笑为暴殄天物。

种菊不可多，三五株为好。赏菊独自为佳，泡一壶茶，握一卷书。至多约一知心的好友，话不多，声不高，情不浮，心不躁。如此，你便懂了菊花，菊花也便懂了你。冲一杯咖啡不是不可以，但这舶来的滋味，便会淡了与菊花的一种默契，便没有了人与花的两相识。

与菊对坐清谈，认识一个自己，改变一个自己。

菊花，是盘绕起来的一炷香，烟岚氤氲，缭绕在心间。菊花，是着了色的月光，既有远意，又濡染人心，一缕一缕，是归心成冢的词意，是入口即化的诗韵。有人说菊花抱香而死，可何曾死？有心，就有春天，就有世间岁岁不绝的回响。



## 潍州古韵（外三首）

□王传勇

鲁韵齐风岁月稠，鸢飞海岱数风流。  
举杯问月何从去？一脉人文耀九州。

## 秋雁行

雁阵横排远朔方，关山迢递任飞扬。  
俯瞰原野牛羊壮，回念村墟蔬果香。  
表里山河披锦绣，塞门大漠换戎装。  
秋风秋月云霞伴，万类霜天是故乡。

## 秋成

潭静沉山影，溪流蝉语声。  
赤橙黄绿里，无处不秋成。

## 金秋读桂感怀

千诗桂子月宫落，洒向人间都是香。  
不见凡尘耕垦者，可怜多少好词章。

## 追忆逝去的初中

□宋智远

那，是一个夏天，  
校门向新生打开，  
我迈入校园，一阵陌生的气息传来，  
青草、鲜花、绿叶，随着清风轻轻地摇曳。  
记得那时，我们还略显稚嫩。

这，又是一个夏天，  
校门向老生打开，  
我漫步校园，  
一片熟悉的景象映入眼帘，  
欢笑、忧愁、悲伤，已伴着时间缓缓流去。  
这时，我们已褪去青涩，换上成熟的容颜。

那时，我本以为机会无限，  
不再珍惜眼前，  
现在才知，流年如水，相见更难。  
记得，那是最难忘的一天。

## 秋天的况味

□邱泽友

想用一支笔尽数地描绘秋天，显然很难。秋天的万般景致且不说，单是时令上的界定，就颇让人费一番心思。

二十四节气当中，春夏秋冬四季，不偏不倚各占其六。立秋、处暑、白露、秋分、寒露和霜降，这些都是属于秋天的。按理说，秋天的开始，应该从立秋算起（每年阳历8月7日左右是立秋）。虽然这个时候，天气正热，或许还酷暑难当。人们头上、脸上分明汗沓沓的，心情说不定也烦躁得很，这当儿你硬要说秋天来了，看起来只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心理上的安慰。但日历上白纸黑字，明明白白写的是立秋，却由不得你不信。现实就这么矛盾，表象与本质，原本是两码事。

那么，究竟什么时候才算真正的秋天呢？是在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”的当口，还是在“山僧不解数甲子，一叶落知天下秋”的一瞥中？是在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”的草木萧疏里，还是在“未觉池塘春草梦，阶前梧叶已秋声”的金风乍起之际？似乎都可以是，似乎又都不太是。这就如同一个睡眠中人，由睡意朦胧渐渐坠入梦乡里，或者覆去翻来一夜难眠，终于痛苦地捱到天光大亮。无论如何，这都是一次睡的过程，至于睡眠的好坏、质量的高低，丝毫不影响它是一次睡眠。

秋天的认定几与此同。它也是一个过程，一个由表及里渐次演进的过程。只要你打从这里边过，那么它的每一个节点，每一个细微，都包涵着秋天的性质、秋天的内容和秋天的况味。它的存在，依赖于你感受的轻重、认知的深浅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秋天既是确定的，又模糊于这种确定之外。而另一面，秋天又总是在那里的，该来来，该走走，谁都奈何不了它。时间是很无情的，它的无情，在于迅速，更在于悄无声息。网上有一位作者名为“黑句本”，我经常读他写的关于历史之类的一些东西，在一篇文章里，他把时间的流逝称作“荒

唐”。我还是头一次见识这种表述，为“荒唐”两个字，我竟沉吟了好久。

秋天这个季节，本身自带许多的征候，可能因为这外在的原因，不免要使人产生思想的低沉，乃至情绪的悲凉，这不难从古往今来浩繁的文字记录中找到证据。花草树木，大部分植物，一到秋天，便由青苍翠绿，转而变成焜黄，终至凋零萎去，仿佛是英雄末路，丽人迟暮。视觉上给人的冲击，与人的感触形成的落差叠加在一起，这个时候的你，意绪简直不能不悲。秋雨夜袭，不绝地敲着窗棂，敲打着屋瓦，敲打着钢筋水泥铸成的墙壁，这声音单调乏味，不像打在外面，倒像落在心里，这个时候的你，格调又怎能不消沉。天高云淡，但见雁叫长空振翅南飞，渺渺广宇，若干个精灵渐行渐远，这个时候的你，心头如何不会涌起天涯何处的一股苦味！还有日暮乡关、西风古道、月落乌啼、秋虫低吟……无一不带点悲秋的色彩，无一不来充斥你这沧桑的心情。

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正如蒋捷写的那首著名的《虞美人·听雨》：

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。

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阶前，点滴到天明。

雨，似乎还是那场，只不过时过境迁，心境已然不同，此时的雨再也不会是当年的雨了。

人生若以百年计，那么五十而知天命，从这时候起，算不算是已踏入了人生的秋天？自然界的春种夏长秋收冬藏，自有它的规律可循。人生亦然。一个人到了这般时节，各种生活的磨砺，各种苦辣酸甜的人生况味，大概都已躬受亲尝了。你有你的体味，我也有我的体味。至于悲欢荣辱、进退得失，完全到了可以放下，可以坦然面对的时候了。白居易诗曰：“蜗牛角上争何事，石火光中寄此身。”一个“寄”字，该惊醒多少梦中人。